

草籽儿

■ 卢盛敏

村口那堵红土墙上的“农业学大寨”，字迹在日头底下晒得褪了色，越发模糊不清。我提着空荡荡的柳条篮子，赤脚踩在田埂上，脚底板被干枯的草茬刺得又痒又扎。哥哥走在前面，他那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上，补丁摞着补丁，硬邦邦地贴着脊梁骨。他篮子里那把豁了口的镰刀，偶尔磕在石头上，“当啷”一声闷响，像是贫瘠年月里敲打出的一个粗砺音符。

坡上的野菜，马齿苋、婆婆丁、老牛广、苣荬菜，被我们一点点小心地捡进篮子。哥哥眼尖，忽地停住，拨开一丛狗尾草：“小敏，看这儿！”草窝深处，赫然挤着三只嫩黄雏鸟，嘴巴张得老大，眼睛却紧紧闭着，如同三颗尚未苏醒的、毛茸茸的生命果实。心头仿佛被什么猛地撞了一下，一种又柔软又灼热的东西蔓延开来。

哥哥皱着眉，瓮声瓮气地说：“别碰！碰了老鸟就不要了。”他那口气，像个大小人，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我终究按捺不住，偷偷将最羸弱、叫得最急的那只捧回了家。在院子角落，我用几个破筐围成一方小小天地。每日省下些糊糊喂它，亲热地呼它“毛毛”，又悄悄剪下父亲那条废置的“水腰”。“水腰”发黄发黑，烂得不像样。“水腰”像长围巾，又像冲凉的毛巾，父亲干农活时绑扎在腰上，休

息时解下擦汗。我把“水腰”的碎片铺成毛毛温软的巢。毛毛在我的呵护下，渐渐长出灰扑扑的绒毛，眼睛也睁开了，乌黑晶亮，像两粒被雨水洗过的黑豆。每当我靠近，那小小的脖颈便急切地伸长，喉咙深处发出微弱的啾鸣，仿佛是对我独有的召唤。我小心翼翼地捧它在掌心，羽毛轻软，搔刮着皮肤，仿佛托着一团会呼吸的暖风——这风，温驯地吹拂在我空旷童年的河床之上。

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我奔到筐边，毛毛小小的身体已然僵硬，黑豆似的眼睛凝固在一种茫然的空洞里，再也不会因我的到来而明亮了。我呆立原地，浑身冰凉，手指无措地悬停在半空，仿佛被它最后那份无声的冰冷攫住——那份从未体验过的、生命骤然熄灭的重量，第一次沉甸甸地压上我稚嫩的肩头。

哥哥不知何时站在身后，没说话，转身去墙根下，寻摸出一块破瓦片。他走到屋后，蹲下来，用瓦片边缘三两下就挖出个小坑，动作麻利，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笨拙的郑重。我把毛毛小心翼翼地放进去，用泥土把它埋好。哥哥在附近揪了几根狗尾草，插在小小的坟头上，又用手背把周围的土拍了拍。我坐在泥土上，指尖沾满新翻出的湿润土腥。第一次为了一个微小的生命，忍不住放

声大哭，泪水模糊了视线。眼泪重重砸进土里，砸出无声而深沉的坑洼——原来死寂的重量，竟可以如此具体地压弯一个孩子的脊背。哥哥就站在旁边看着，没安慰，也没催促，只是那么站着。

几天后忍不住又去看，竟有一株蒲公英从湿润的泥土里钻了出来。细弱的绿茎托着一朵毛茸茸的、洁白圆满的小伞，在风中轻轻摇晃。我蹲下去，指尖迟疑着，碰了碰那柔软光洁的绒毛，轻盈欲飞。哥哥的影子笼住我，他粗声粗气地说：“看啥？毛毛飞走了。”那声音里，似乎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风应声而来，轻轻吹散蒲公英的绒毛。无数细小的种子悠悠飘向村落、田野，与远处田埂上劳作的父亲模糊的身影，还有那袅袅的炊烟，一同融进无边无际的深蓝天幕里。

后来才真正明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我们，何尝不是一粒粒草籽呢？被贫瘠与困苦的风裹挟着，散落在沟沟坎坎之间。然而当岁月回望，所有被埋下的细小骨骼之上，竟都开满了蒲公英般朴素而倔强的花。

那朵花，并非仅仅纪念着消逝；它更在贫瘠深处宣告：纵使坠入最沉默的泥土，生命终将顶破黑暗，以最轻盈的姿态，向天空归还自己未曾折断的羽翼。

■ 江火胜

慰问金送到邹老师家里。老师打开门，见到是我们，眼泪刷地流了下来。那时，感觉像时光在倒流，我们与老师其实一直同在。

去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邹老师突然来电，我心里猛地一紧，不会有什么不测吧，平时，没啥事老师绝不轻易打扰我们的。电话那头，她开心地说：“小帅哥，我老家种的两棵龙眼树今年大丰收，我摘了一些回来，可惜腿脚不好，麻烦你帮忙拿些送给同学们啦！”这年是龙眼丰收大年，我迟疑并思考了0.01秒，也听出了老师期待的语调，不再犹豫，说：“好，我立马过去！”亦师亦友，共同分享收获的喜悦，哪怕龙眼再大年，我们可是一定要过去拿的，情意不能用物质的多少或贵贱去量度。

又是一年毕业季，正逢李子成熟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感恩一路走来的所有老师，无论是主科的，还是副科的。

■ 杨洪源

——一本崭新的书，扉页上写着：“好好读书！”回到学校，我放下了心中的杂念，勤奋拼搏，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自己的梦想迈进，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市区高中。

我知道，爷爷当时知道我的一切，他没有指责或劝说，而是用他独特的方式，让我重新拾起自己的梦想和责任。

我真幸运。我的爷爷，用他的智慧，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方向，让我成长成为一名更有毅力的追梦人。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夏日

■ 叶泽

夏日是荔枝的绯红，甜蜜在舌尖洇开涟漪
夏日是碧波荡漾，清凉自湖心漫上心头
夏日是蝉鸣织就的帘幕，垂落正午的寂静
夏日是树荫叠着荫凉，蒲扇摇碎满阶槐影

夏日是雷声碾过青空，骤雨浇凉屋顶的燥热
夏日是裙摆旋成繁花，点亮街头巷尾的褶皱
夏日是晚霞蘸染云笺，邀来月儿斜倚梢头
夏日是西瓜剖开的脆响，竹席平舒半梦的凉痕

啊，这炽烈却温柔的季节——
原是大地蘸着阳光，写下的滚烫诗行



繁花满天 周文静 摄

当春满枝头

■ 戴亮海

当红红的灯笼
挂满了大街小巷
春天，已趟过岁月的河
晕染了冬的枝头
悄悄地，更迭着窗外风景

从柳枝剪嫩芽，到田野吐新绿
从烟雾锁池塘，到引雁南归
春天不断变幻着魔术
又酿成，团圆的甜蜜
投放在人间烟火中
袅袅娜娜，缠绕着回家梦
然后，又徐徐敲响了
游子远航的钟声

当春的枝头滴翠
蓝色的天空挂着一钩明月
蓦然，远眺
我仿佛看见儿时院子
那段幼稚的旧时光
一幕幕，重现眼前
那放飞青涩的，梦想
翻过了
千山万水，一层又一层绿色
吹起了
蒲公英的花絮，重复着
漂泊，回归

如今，又见荔花遍野
烂漫了枝头
静静地，散发着清香
如茵的绿草啊，掩盖了
所有失败与忧伤
一缕缕春光，投射至怀里
我便有些释然，背起行囊
内心充满了
勇敢，坚定

一颗李子

六一儿童节，班级里为娃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娃们一起吃喝玩闹，不亦乐乎。回来，我问娃：“有没有吃到李子？”他愕然：“没有。”我追问，“老师没有发一两颗李子给同学们当六一礼物吗？”“没有。班里有一大堆食物，吃不完的零食还分给我们带回来了呢！”他脸上洋溢着开心和满足。其实，我不是问他有没有吃到李子，我是在找寻自己孩童时老师发的那颗李子。

每逢过六一，正是李子成熟时，班主任都会早早把一篮子李子冲洗干净，用胶篮子装着，摆放在教室阳台护栏上。到最后一节课，老师端上李子，每人一颗，年纪小点的，或用果冻代替。随后是朗诵、独唱、合唱、舞蹈、小品、猜谜语等节目，班里是一片欢乐的海洋。那时的三华李虽苦涩，但仪式感拉满，也很有班味！

想起那颗李子，想起好多曾教过我们的老师。年深久远，绝大多数都已联

系不上了，很多连名字都记不起了，印象最深刻且一直有联系的是六年级的班主任，她叫邹瑞娟。现每年春节前，我们都会约上几个同学和邹老师一起散散步，一起向老师汇报一年下来大家的生活工作情况，也借机再聆听一下老师的嘱托。邹老师是我们的恩师，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到现在的中年，风风雨雨很多，她总能及时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在小升初考试的前几天，我刚好发烧。邹老师见我上课无精打采，课间，她二话不说地骑上自行车，搭上我到健康路北头的一间门诊里看中医，给我抓了一剂中药。我清楚记得，那剂中药五毛钱，而老师当时骑的，是一辆黑色的女装凤凰单车。现在健康路还是那条健康路，我愿我的老师，一直是健健康康、长安常乐的。

几年前，邹老师的儿子不幸脑中风，班上的同学们获知后，迅速筹集到

成长

爷爷，曾经在我的青春岁月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人，已经日渐变老变矮。周末回家，看见爷爷，我的回忆，便如潮水涌来。

初三第一学期，我的热情不再在学习上，上课走神，课后不做作业。在中段考试中，名列前茅的我，成绩一落千丈。

老师们找我谈话，父母也耐心教育我。但是，我的心已经“飘”了，听不进去任何的劝告。我觉得老师和父母不懂我的心。

星期天傍晚，我准备回校。刚收工归来的爷爷对我说：“洪源，明天是你的生日，中午来我工地，我给你生日礼物。”我知道，这段时间，爷爷正在离学校不远的小村给别人砌砖建房。星期一中午，我本想去镇上的奶茶店。望着年近六十岁的爷爷，我答应了。

星期一中午，我来到小村路口，只见不远的地方，爷爷和他的工友们顶着炎炎烈日，用心砌着砖。爷爷满脸汗水，汗水如断了线的珠子滑落，一滴一滴落在地上，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他弯着腰，长满厚厚老茧的双手，一手拿着砖，一手拿着砌砖刀，认认真真地砌着。

那一瞬间，我内心深深地震撼。这就是我的爷爷！我的爷爷就是这样辛劳地工作！我的爷爷就是这样工作了二十多年！每天起早贪黑地做工。我想起爷爷曾经对我的期望和嘱托。我竟在关键的学习阶段里迷失了方向，忘记自己的理想。我无比内疚和惭愧。那一刻，我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爷爷的付出和关爱。

那天，领到爷爷给我的生日礼物